

彼岸

王 璇



洪範文學叢書 ②

彼岸

王璇

洪範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岸 彼

⑫ 書叢學文範洪

著者：王 璣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洪 範 書 店 有 限 公 司

地 址：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臺北郵局六——五三號信箱

電 話：三九二七五七七·三九四六七九〇

郵政劃撥：〇 一 〇 七 四 〇 二 一 〇

印刷廠：淵 明 印 刷 廠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一段四三巷五號

初 版：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一 月

三 版：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九 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 長 文（理律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元 80 價定

出版自序

我一向不相信那些教人如何寫小說的理論，也不覺得一個人讀完了許多詩論就能寫出什麼好詩，我認為文學和藝術上的創作，是先有作品然後才有理論的，理論原是源於作品附屬於作品而產生的東西。文學或文學批評的理論有時候對於作品的分析，解釋和欣賞是有幫助的，但理論卻不是檢驗作品價值的唯一標準。

曾經在一個餐會上，有一位年輕的朋友問我如何寫作之類的問題，我當時的回答是「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他接着又問我該讀些什麼書，我的回答也還是「你愛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當時他似乎不甚了解也不甚滿意地以為我沒有誠意，其

HWT429/02

實我說的卻是心裏的老實話。

我很羨慕有些作家，可以每天規定自己定時定量的寫作，有作家規定自己每天祇寫一百字，不多不少。有作家規定自己每天早上八點到十二點寫小說，時間一到，立刻收筆。對於這種有如吃藥打針的寫作態度，我是很難做到的。除了寫學術性的論文，我寫小說或是其他的創作文字，總是憑靠一種寫作的欲望，當我覺得有東西要寫的時候，總是在心中醞釀很久的時間以後就不眠不休地一口氣去完成它，然後把寫完的東西丟在一邊而去做其他的事，等過一陣子以後再去刪改自己的文字。有的人可以一面和朋友聊天一面寫東西，而我卻是個無法在同一時間做兩件事的人。也有許多時候，寫作的欲望有如一閃即逝的靈光，雷電過後又是一片死寂，面對稿紙枯坐整夜卻寫不出一個字的事對我來說也是常有的經驗。

或許就是因為這種沒有理論的玩票性質的寫作態度而使我寫不出什麼驚人的作品吧？但也或許正因為沒有理論和自我的種種限制，而使我身處的天地自由而且遼闊，使我可以自由而有些任性地依照自己的意願去寫東西，在我充滿了嘗試和充滿了錯誤的天地裏，我覺得有無限的未知和無限的可能。

一個作者，不管他以何種方式，何種題材，最後他所表現的終究也還是他自己，我不否認我的小說背後或多或少都有我生活和思惟的痕跡，但是一個發表了的小說也像一幅展出的畫，屬於作者的那些或喜或悲的記憶，也就不是很重要的事了。

這些年雖然雜七雜八地出版了好些書，這本「彼岸」卻是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子。第一二輯所收的這些長短的小說，是我這五年來所寫的，第三輯附錄的兩篇小說，是我很早很早以前的少年之作，這些早期的作品雖然不是成熟的東西，但在淺淺的幼稚之中也有我淺淺的天真。

葛浩文教授把其中的「塵海三色」和「平戶千里」，譯成英文發表在 *Quarterly Chinese Pen* 上。郭豫倫先生爲我設計此書和另一本散文集「船過水無痕」的封面，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十分好的紀念。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於日本福岡

本小說集，以最近五年的成績輯印成書，另有附錄。王璇筆下感性獨強，文字充滿渲染動人的力量，以心血顏色和思想考判作小說，取材廣而體會深，無論古典今事，通過他多情感慨的描寫和敘說，都栩栩然若生，強烈地附著於讀者的精神世界，真實誠摯，淋漓盡致，具有無窮的震撼力。

封面設計：郭豫倫

王璇

山東昌邑縣人，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生。童年來臺，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留學日本，在國立廣島大學研究科修畢中國哲學博士課程，現任日本福岡市西南學院大學部國際文化學科副教授。王璇著作有「廣陵散記」、「橘屋的書」、「長鍊短歌」等，譯有「中國古代神話」，並以王孝廉本名著「春帆依舊在」及「花與花神」陸續由洪範出版。「彼岸」爲作者寫作以來第一

HW429/02

目次

出版自序

一

第一輯

塵海三色

一

再見南國

二七

流星——最後的箭之一

六一

寒月——最後的箭之二

七九

落日——最後的箭之三

九九

第二輯

彼岸

一二一

平戸千里

一三一

水妻

一四一

歸人二帖

一四七

蒲公英族

一五五

第三輯（附錄）

出伊甸園

一七三

廟祭

一八九

神話與文學創作（後記）

二〇五

第一輯

塵海三色

上篇

紅 柿

落馬湖依然清純安靜，湖上來自北國的渡鳥彷彿是堂前似曾相識的歸燕。
小徑，依然落葉滿地。

楓，依然在寒冷的風裏散發着那片寂寞而感傷的紅。

柿子，依然孤孤單單地懸掛在光禿的樹枝上。

師父從來不管這些柿子，任它每年秋天結果，纍纍地掛滿了枝頭，秋天過後，

又任它枯乾凋落。雖然師父也說這些柿子如同窗前不除的雜草，也是「有如自家意思一般」，可是他總覺得可惜了，如果善於經營，對於一貧如洗的師父來說，這些柿子也未嘗不是一筆小小的收入。他曾把這個意思向師父提出，可是師父祇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一本經點完了是另一本經，一塊地開墾好了以後又是另一塊地，他覺得海會寺中這種上午點經，下午種地，晚上聽師父講經的生活，就像師父身上那件不分寒暑而終年穿着的灰色長衫，那樣地沒有彩色也沒有變化。他覺得自己一輩子也點不完那一屋子的佛經，而且縱然就是點校完了這些經，他也不知道對於今天的佛教會有什麼用處，他覺得在這個時代裏，佛教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雖然他還不很清楚該如何地去做。

楓青、楓紅、楓落。落馬湖上的渡鳥來了又走，走了又來。他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在一片寂靜中逐漸趨向衰老。他還年輕，他不能也不甘心讓自己也像那些秃枝上懸掛的柿子一樣，任其在深山裏自生自滅，他覺得自己祇有離開師父，離開海會寺，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師父唯一的一次命大師兄摘下了樹上的柿子，是當他身無分文地離開海會寺的時候，那是一個下着霧的早晨，大師兄一直沉默地陪着他走完這條落葉滿佈的小路，一直沉默地送他到了落馬湖邊的大路上，臨別，大師兄交給他一個布袋說：

「雲水，師父說除了你心裏的東西以外，這些柿子是他唯一能給你的身外之物了，你拿着吧！」

他接過一布袋的柿子，把布袋往肩上一背，說了聲「後會有期」就走了，走了幾步，他又聽到身後大師兄叫他的名字，他站住，大師兄又走上前告訴他：

「雲水，師父說這是你的家，你任何時候都可以回來的，知道嗎？」

他點了點頭，就這樣告別了他住了十二年的海會寺，他永遠忘不了每天以柿子做食物的那幾天，柿子吃完，他進入了朝鮮半島中部的一個都市。

進了都市，他首先找到了三師兄雲門，幾年不見，當年帶着他偷挖蕃薯的雲門如今已是東南大學佛學研究所的主任教授林松博士，並且有了一個在大學教英文的妻子和兩個可愛的孩子。雲門的家富麗堂皇，客廳和書房中堆滿了剛印好的政見宣

傳單，雲門正在忙着國會議員的競選活動，據他說爭取提名是沒有問題的。那夜雲門爲他接風，特地叫了一桌葷素各半的菜，雲門告訴他即使吃齋，酒也還是要喝的，酒是植物釀成的，不算是葷。他第一次喝酒，可是他覺得這種琥珀色的液體極好喝。當他和雲門師兄兩人喝完了一瓶拿破崙之後，當他看到雲門已經醉態可掬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的酒量相當不錯。雲門又開了一瓶酒以後說：

「雲水，這年頭一切要講方法和觀念，白眉老頭兒那套是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所以他也祇能在落馬湖海會寺的昏暗燈下注釋他的楞嚴經，我承認白眉老頭對佛經有許多他自己獨特的見解，可是他把他的見解留在那個荒涼的深山裏，對這個社會有什麼用？而我祇不過拿老頭的見解，加上一點西方的哲學理論和方法做點韓、印佛教的比較，就有了博士的頭銜，你比我在白眉老頭那裏的時間長，也比我用功得多，這點你是很容易可以辦到的，別忘了這是一個一切講究現代的社會，傳統的那套都是已經僵死在框框裏的東西，你要想在今天的佛教界開創一個局面，你首先就得談現代的方法和觀念，你必須考慮現實中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界和傳播界的各種因素，你早覺悟而離開白眉老頭是對的，你想想看，要是我們還在

海會寺，還不是整天陪着老頭吃地瓜乾兒？說句不好聽的話，白眉老頭就是校完了他那一屋子經，他如果找不到關係，也不會有出版社爲他出版的，我學問當然不如他，可是我祇要一個電話，就有出版社爭着搶着來求我的書，你知道這問題的關鍵在哪兒嗎？」

「不知道。」

雲門又乾了一杯面前的酒說：

「現代，現代的方法和觀念，我有，白眉老頭沒有，就這麼簡單。唉！雲水，想當年我們平壤靈隱寺南來的五虎將……對了，老大呢？是不是還是每天晚上坐在老頭的對面拿着朱筆點經？其實老大也是個老好人，就是缺少觀念……」

雲門口中的「五虎將」使他想起跟着師父落腳於海會寺的同門師兄弟，他們一個又一個地走了，最後留下的祇有老大一個人吧？老大是決心跟隨師父到死的，老大對師父的感情，與其說是師徒，不如說是父子，老大常說沒有師父，就沒有他，是師父把他從殘破的戰場上背回了平壤的靈隱寺，當老大的傷勢好了以後，他就在佛前發了誓，今生永遠不再離開師父。